

冬日温暖笔记

冬日何以取暖?是阳光,是陪伴,是记忆,也是一份与土地相连的深情。本期副刊汇集多位员工的冬日笔记,带你走进街头巷尾、山间、往事今朝,感受寒冷季节里依然涌动的人情与温度。愿你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帧温暖。

掌心三岁月

□ 聂上林(化肥分公司)

春芽不知夏,一夜抽千枝。时光如掌心细沙,纵然紧握,仍悄然从指缝间滑落。三年前的今天,护士轻抱你而出,一句“女娃,7斤8两”,喜悦未及散开,便传来妈妈产后出血的消息。奶奶随护士匆匆抱着你离开后,手术室外的长廊,只剩时钟滴答。一个多小时的等待,漫长而又煎熬,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难捱,让初为人父的我,第一次体味到生命之重——原来幸福与担忧,可以在同一时来临。

熬过揪心的一夜,确认妈妈平安无虞后,天亮时我才得以认真端详你,小小的脸庞,是那么的新奇、柔软,可爱得让人心颤,稚嫩中透着一股子新鲜的生命力。当第一口奶液被护士阿姨用小勺,温柔地喂入你口中时,你竟吮吸得是那么认真,那满足的模样,仿佛在品尝世间至味。这初生的本能,让人由衷地感叹:生命,竟是如此神奇!第二天,你的眼睛便眯出一道细缝,带着初生的懵懂与好奇,悄悄打量着这崭新的世界。第一次洗屁屁,你哭得撕心裂肺,我和妈妈听着相视而笑,低声喃喃:“这小家伙,真难伺候。”回家首夜,月嫂阿姨未至,我们开着30℃的空调,彻夜守候。后来才知道,原来小娃娃也怕热。从最初开始,你就在用自己微弱却执著的方式,告诉我们你的需要。

往后的日子,是被你点亮的日常。你的第一次抬头、翻身,第一次咯咯笑出声,那笑声仿佛是世间最纯净的天籁;你第一次含糊喊出“妈妈”,你的妈妈瞬间红了眼眶,却是笑着回应。当然也有揪心时刻;你第一次接种疫苗发烧,我们守在一旁,手足无措;第一次感冒引发肺炎,夜里我们轮流抱着小小的你,在客厅里一遍遍踱步,满心的焦灼;你第一次因为调皮撞在墙上,脑门肿起小包,像长了个犄角,让人心疼而又好笑。那些数不清的第一次,像一串串细碎的星光,伴着我们,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

如今,你已俨然是个小大人。开心时会蹦蹦跳跳跑到身边,雀跃地喊着爸爸妈妈分享满心欢喜;生气时会板起小小的脸蛋,气鼓鼓地说再也不爱我们,转眼又会黏上来撒娇;我们下班回家,你总会第一时间跑过来钻进我们怀里。你总是有着用不完的精力;时而拉着我们,把这一天的趣事讲个不停;时而捧着绘本安静独坐,讲着书页里的故事;时而缠着我们,和我们玩捉迷藏;更常常跟在身后,抛出一连串的“为什么呢?”满是对世界的好奇。仿佛你每天都是那个熟悉的模样,可细细端详,又觉得你每一天都在悄悄成长。一千多个日夜,漫长得历历在目,又快得如风掠过。弹指间,我的小宝贝,已满三岁,正是三岁如碧,丝发垂额,掌上明珠,熠熠生辉。

粥里的时光

□ 刘安波(科技公司)

手机提示,明天是腊八。

绵阳的冬天总是湿冷侵骨,人不由地只想往暖和处躲。晚饭随意应付了,临睡时胃里却空落落的,便翻出一包速食腊八粥煮上。入口是糖精调出的甜腻,喝到一半,再也咽不下去。

忽然想起小时候的腊八。

那时家里寻常,所谓的腊八粥,不过是手边能翻出的各种豆子、米粒,再加几片腊肉,统统投进锅里乱炖。没什么方子,也没什么讲究,全凭当时有什么。出锅时热气腾满了屋,一家人围坐分食,也不觉得多么珍贵,只当成冬天里一顿平常的热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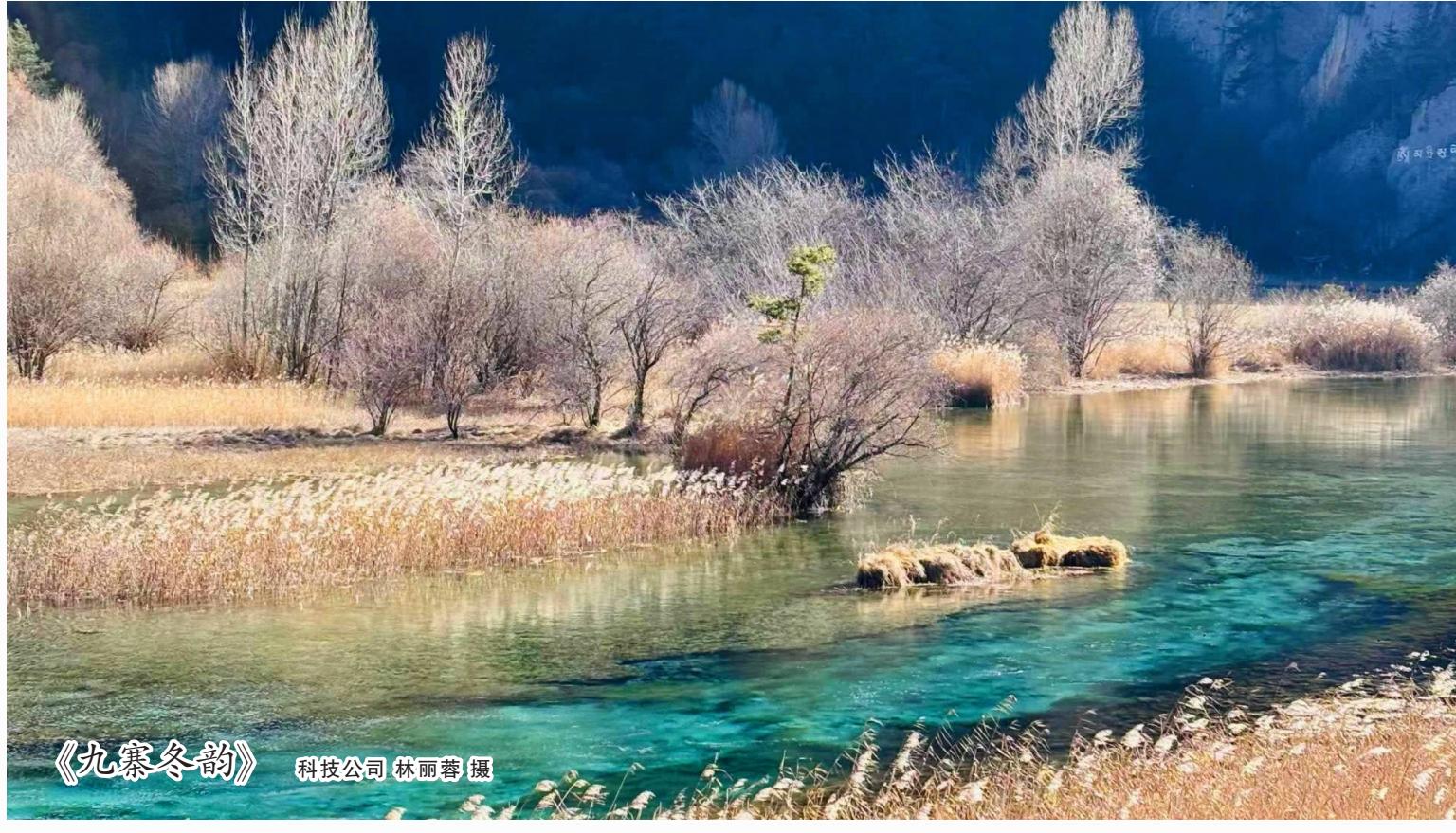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总觉得日子很长,未来很远。

如今自己在这城市安了家,生活看似安稳,却常常觉得少了些扎实的烟火气。超市里能买到的粥越来越精致,却再也找不到那锅“大杂烩”的滋味。

不是东西不好,是心境变了。

三十多岁,不再轻易想说家,也不常把情绪铺展给人看。只是偶尔在这样一个夜晚,被一碗难喝的粥勾起所有,才发觉心里那个柔软的角落,一直都未变过。

大概腊八的意义就是这样吧——在忙碌辗转的缝隙里,轻轻提醒我们:还有些旧时光,值得回头尝一尝。



《九寨冬韵》 科技公司 林丽蓉 摄

山径上的重逢

□ 韩辉(化肥分公司)

冬晨晴光正好,风也温柔。我怀揣着期待,与同事相约,一同奔赴德阳近郊的徒步之旅。早早就地抵达集合点,静静等候时,心中已漾开一片憧憬。

“嘿!好久不见!你也来徒步吗?”

一声清脆的招呼声自身后传来,我转头去看,一位衣着轻便的女士正含笑走来,眉眼间漾着藏不住的雀跃。愣神片刻,记忆里的轮廓渐渐清晰——原来是我家孩子小学同学的妈妈。她虽比我晚到,却一眼就认出了我,惊喜的笑意漫过眼角眉梢,暖暖的。

乘车抵达徒步地点,我们并肩走在蜿蜒山径上。她缓缓说起这些年的光景,语气平和如石,默默承托过雨雪风霜。那位卧病多年、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孩子奶奶,已在长久沉睡后离去。说起这些,她没有过多伤感,只轻轻叹道“也算解脱了”。我默然不语,却懂这轻描淡写的背后,藏着多少个日夜的悉心照料、焦灼期盼与最终的释然告别。那是一段沉重又艰辛的跋涉,而今,她终于稳稳地走过了。

“孩子也考上大学了,总算能松口气了。”她话锋一转,嘴角扬起真切的笑容,那是卸下重担

后的松弛,更是为母的骄傲。曾经被琐碎填满的日子,忽然就透进了一片澄澈宁静的光。她说,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,可以像这样,卸下一身疲惫,来山间徒步,看草木生长,感

受风的自由。

我们聊着孩子们的近况,说着各自的生活,没有生疏的寒暄,没有刻意的试探,就像从未分开过一样自然。那些缺席的岁月,那些未曾言说的牵挂,都在这短暂的重逢里,寻得了温柔的归宿。

我想,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遇见与告别的旅程,而有些重逢,恰如山径偶遇,不期而至,却温暖人心。岁月带走了青涩与喧嚣,却沉淀下真挚的情谊,教我们与生活和解。曾经的忙碌与牵绊,终究会在时光里慢慢消散,而那些藏在烟火日常里的细碎美好,那些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光,总会在不经意间,悄然绽放。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,生活最好的状态,莫过于历经风雨后,依旧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,于烟火琐碎中,总能寻得一份属于自己的闲暇与自在。

这场徒步,我不仅遇见了山间清景,更重逢了一份温暖的旧日情谊。原来世间动人的相遇,从来都在不经意的路口。最珍贵的岁月,莫过于历经沧桑后,依旧能向阳而生,从容前行。

与土地书

□ 赖美灵(化肥分公司)

我的爷爷,是一名乡村语文教师,一辈子勤勤恳恳,将教育育人的本分扛在肩头,从未有过一丝懈怠。

打我记事起,爷爷便常念叨:“粮食金贵,万万不可浪费。”他生在农村,长在田埂,深知一犁一耙的艰辛;又亲历过饥荒岁月,更懂“粒粒皆辛苦”的重量。在他心里,土地是根,是活下去的依靠,他爱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,也笃定人这一生,终究是要靠土地养育的。

爷爷的生活总是被两件事填满:白天站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,下课后便匆匆赶回家,挽起裤脚,和奶奶一同钻进田地里。锄草、播种、施肥,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年复一年,靠着那片土地的微薄产出,再加上教书的不多收入,他含辛茹苦,硬是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。

爷爷性子直,心里藏不住话,有一说一的脾气没少让他得罪人。那个年代,村里识字的人寥寥无几,为了让乡亲们的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,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政府写信,字字恳切,句句真诚,全是替村民们争取权益的心里话。他总说:“我识几个字,就该为这片土地、为这片土地上的人做点实事”。

退休之后,爷爷奶奶搬进了城里,可爷爷的心,却始终留在老家的田埂上。每年丰收时节,他总会准时拨通老家亲戚的电话,细细打听收成如何。电话那头若是传来丰收的看得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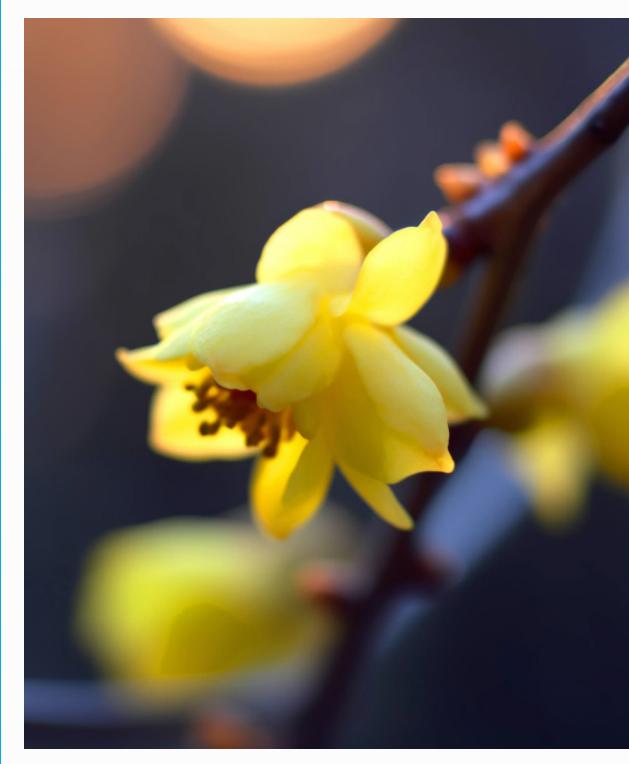
喜讯,他便会笑得像个孩子,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。

还记得有一年,四川遭遇大面积干旱,爷爷从新闻里得知消息后,心急如焚,立刻打电话回老家询问灾情。那些日子,他日盼着下雨,满心牵挂着老家的土地,盼着乡亲们能安稳渡过难关。

爷爷生前总说,等他百年之后,一定要归葬故土。他舍不得那片生养他的土地,他爱那片土地爱得深沉,要生于斯、葬于斯,永远守着那里。

如今,我投身化肥行业,亲眼见证着美丰尿素的生产过程。每当看到传送带上那些晶莹剔透的尿素颗粒,我的眼眶便阵阵发热,我总会忍不住想:若是爷爷还在,一定会为我骄傲吧。他的孙女,正做着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工作,用自己的方式,让土地更肥沃,让粮仓更饱满。我忍不住想,若是在爷爷那个年代,就有如此优质的尿素,是不是他就不用那般辛苦,不用时时刻刻为粮食收成忧心忡忡?或许我也能够帮他分担一点忧愁呢?

曾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讨厌土地,只因这一层薄薄的泥土,将我和爷爷隔在了两个世界。但如今,在怅然与欣慰交织的心绪里,我终于能为爷爷所挚爱的这片土地,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了。我想,爷爷一定都看得见。



风帆

第351期

《腊梅吟》

寒枝瘦影斗霜华
独绽幽芳胜春花
不与百花争媚态
冰魂暗送一春遐

李强/诗
AI生成/图

素冬

□ 何梅(双瑞公司)

公司门口的冬景,是一幅沉静而素雅的画卷,清晨,推开大门,寒气便夹杂着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,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门口一侧的杏树,褪去了夏日的浓荫,只剩下遒劲的枝干,像一幅简练的素描,在灰白的天空下伸展着。偶尔有几片枯黄的叶子还顽强地挂在枝头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在诉说着秋日的余韵。

地面上,昨夜可能下过一层薄薄的霜,使得门前的石板路泛着一层淡淡的白光,踩上去有些微凉而清脆的声响。路边的花坛里,大部分植物都已进入休眠状态,叶片枯萎蜷缩,只有几株耐寒的桂花树,依旧保持着一抹深绿,为这萧瑟的冬日增添了一丝生机。

远处天空灰蒙蒙的,像是蒙上了一层静谧的滤镜。几只麻雀在草地上跳跃着,啄食着不知从哪里散落的草籽,给这寂静的冬景增添了几分灵动。

公司门口的冬景,没有春天的繁花似锦,没有夏天的郁郁葱葱,也没有秋天的五彩斑斓,但它却以一种独特的宁静、简洁和坚韧,展现着冬日独有的魅力,默默地等待着春天的再次来临。

绵冬一隅

□ 蒋杨和(科技公司)

冬日的绵阳,最惬意的是寻一条老巷,与烟火撞个满怀。

不必去热闹的商圈,就往涪城老街区走。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,两旁的老房子还留着木格窗,窗台上摆着几盆多肉,在冬日暖阳里懒洋洋地舒展着。转角处的面馆冒着热气,老板操着一口地道的绵阳话吆喝,“二两杂酱,多放海椒!”香气混着风飘过来,勾得人脚步都慢了。

路过一家旧书店,木门吱呀一声推开,满屋子的书香气裹着淡淡的霉味,是时光沉淀的味道。老板娘坐在窗边织毛衣,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,温柔得像一幅画。随手抽出一本泛黄的诗集,扉页上写着娟秀的字迹,大抵是很多年前,某个和我一样的路人,留下的片刻心绪。

巷口的老槐树落尽了叶子,枝桠伸向天空,几只麻雀在上面蹦跳着。卖糖画的大爷支起小摊,小铜勺在石板上翻飞,不一会儿,一只活灵活现的小兔子就成型了。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踮着脚,眼睛亮晶晶地盯着糖画,嘴角的笑甜得像刚化开的麦芽糖。

暮色渐浓时,巷子里的灯一盏盏点亮。暖黄的光晕漫过青石板,也晕染着归家人的脚步。

暖冬三帧

□ 黎鸣(化肥分公司)

寒潮过境的清晨,踩着冻得咯吱响的路面往巷口走,买一杯热豆浆捧在手心,温度顺着指尖蔓延,抬头撞见阳光穿过光秃秃的树枝,在地面投下斑驳,像谁撒了一把碎金。

正午的阳光最是慷慨,公园长椅上挤满了晒暖的人。大爷簇拥着慈河汉界,棋子叩击发出脆响;孩童追着落叶奔跑,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。

找了块向阳的石阶坐下,从包里掏出书,油墨香混着阳光的味道漫开,文字都仿佛有了温度。偶尔有风掠过,带着炒栗子的甜香从巷口飘来,那是冬日独有的烟火气息,熨帖着每一颗畏寒的心。

暮色四合时,厨房的灯成了最暖的坐标。砂锅里的排骨汤咕噜作响,汤汁翻滚着漫出氤氲的白汽,模糊了玻璃窗上的冰花。家人围坐桌边,筷子夹起的不仅是软烂的排骨,还有絮絮叨叨的家常。窗外的雪花悄然飘落,落在春联鲜红的边角上,屋内的暖光却将寒意隔绝在外,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了值得收藏的温柔。

这个冬天,我渐渐懂得,温暖从不是轰轰烈烈的馈赠。而是阳光织就的金网,炉火旁的闲谈,风雪中留的那盏灯。这些细碎的温度,藏在城市的角落,躲在寻常的日子里,悄悄焐热了整个寒冬。